

西方哲学史

上 卷

〔英〕罗 素 著



商務印書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西方哲学史

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
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

上 卷

〔英〕罗 素 著
何兆武 李约瑟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西方哲学史

上卷

〔英〕罗素 著 何兆武 李约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95-9/B·338

1963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3月北京第12次印刷

字数 428千

印数 5 000册

印张 18 1/2 插页 2

定价：25.3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录

美国版序言	5
英国版序言	8
緒論	11

卷 一 古代哲学

第一篇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第 一 章 希腊文明的兴起	24
第 二 章 米利都学派	49
第 三 章 毕达哥拉斯	55
第 四 章 赫拉克利特	65
第 五 章 巴門尼德	77
第 六 章 恩培多克勒	83
第 七 章 雅典与文化的关系	89
第 八 章 阿那克薩哥拉	93
第 九 章 原子論者	96
第 十 章 普罗泰戈拉	107

第二篇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第 十 一 章 苏格拉底	117
第 十 二 章 斯巴达的影响	131
第 十 三 章 柏拉图见解的来源	143
第 十 四 章 柏拉图的烏托邦	147
第 十 五 章 理念論	160

第十六章	柏拉图的不朽論	176
第十七章	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論	189
第十八章	柏拉图哲学中的知識与知覚	196
第十九章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208
第二十章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224
第二十一章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239
第二十二章	亚里士多德的邏輯	252
第二十三章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261
第二十四章	希腊早期的数学与天文学	267

第三篇 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代哲学

第二十五章	希腊化世界	279
第二十六章	犬儒学派与怀疑派	291
第二十七章	伊壁鳩魯派	305
第二十八章	斯多葛主义	319
第二十九章	羅馬帝国与文化的关系	342
第三十章	普罗提諾	358

卷 二 天主教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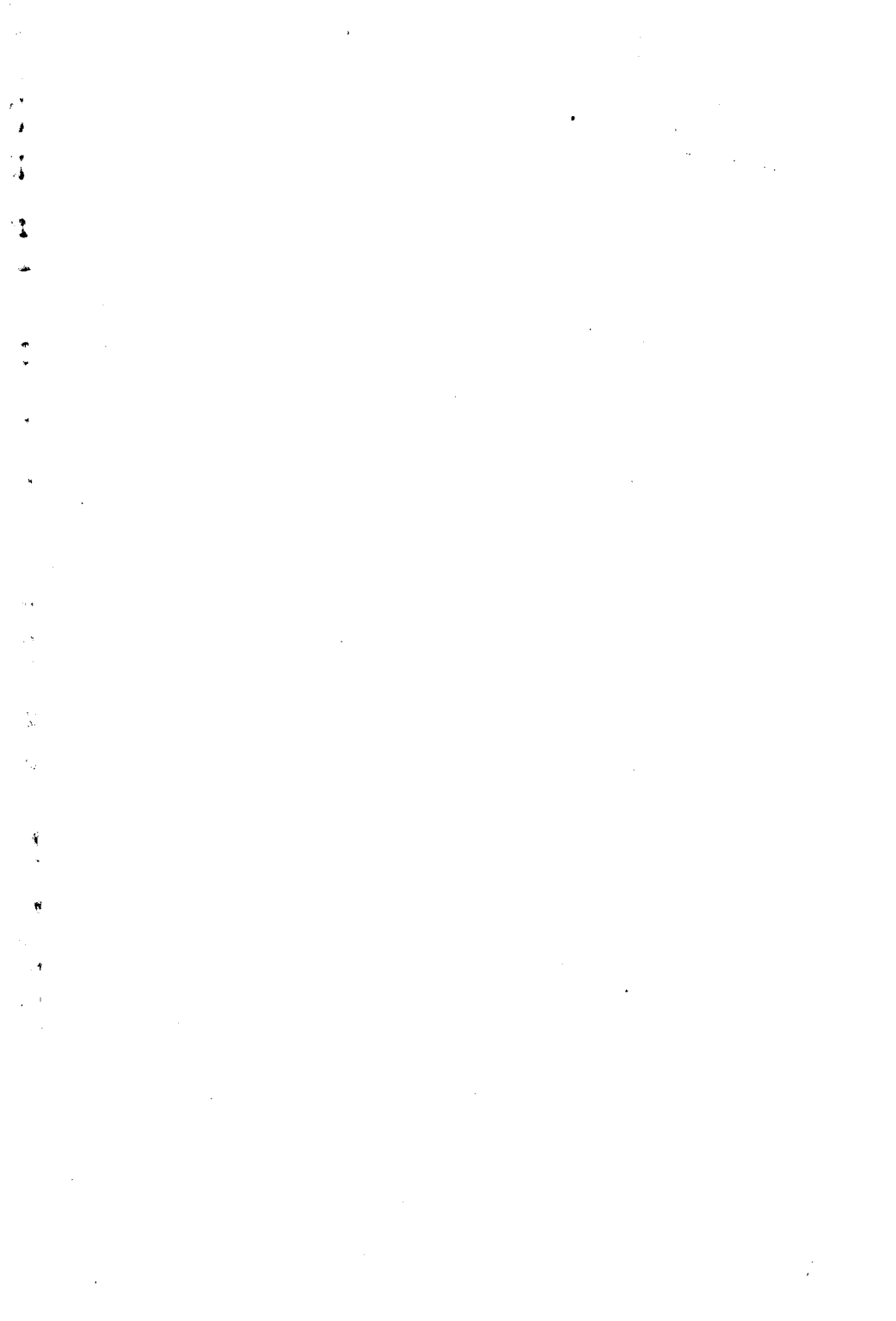
导言	376
----	-----

第一篇 教父

第一章	犹太人的宗教发展	383
第二章	基督教最初的四个世紀	401
第三章	教会的三位博士	412
第四章	圣奥古斯丁的哲学与神学	433
第五章	公元五世紀和六世紀	450
第六章	圣边奈狄克特与大格雷高里	461

第二篇 經院哲学家

第 七 章	黑暗时期中的羅馬教皇制·····	476
第 八 章	約翰·司各脫·····	490
第 九 章	公元十一世紀的教会改革·····	498
第 十 章	回教文化及其哲学·····	512
第 十 一 章	公元十二世紀·····	522
第 十 二 章	公元十三世紀·····	537
第 十 三 章	圣托馬斯·阿奎那·····	549
第 十 四 章	弗兰西斯教团的經院哲学家·····	562
第 十 五 章	教皇制的衰落·····	577



美国版序言

目前已經有不少部哲学史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仅仅在它們之中再加上一部。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經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这一目的就要求我們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比通常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我还发觉这一点对于一般讀者未必是很熟悉的那几段时期，尤其必要。經院哲学的大时代乃是十一世紀改革的产物，而这些改革又是对于前一个时期的頹废腐化的反作用。如果对于羅馬灭亡与中古教权兴起之間的那几个世紀沒有一些知識的話，就会难于理解十二、三世紀知識界的气氛。在处理这段时期时，正如处理其他时期一样，我的目的仅仅在于提供——就造成哲学家們的时代而言，以及哲学家們对于其形成也与有力焉的那些时代而言，——我认为是若想对哲学家有同情的理解时，有必要加以叙述的一般历史。

这种观点的后果之一就是：它給予一个哲学家的地位，往往并不就是他的哲学的优异性所应得的地位。例如，就我來說，我认为斯宾諾莎是比洛克更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的影响却小得多；因此我处理他就要比处理洛克簡略得多。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們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們，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就这一方面而論，甚至于純粹的行动家們有时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很少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是能

比得上亚力山大大帝、查理曼或者拿破仑的。莱库格斯如果确有共人的话，就更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了。

企图包罗的时期既然是如此之广，就必须要有大刀阔斧的选择原则。我读过一些标准的哲学史之后，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过分简短的叙述是不会给读者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因此我就把那些我以为似乎不值得详尽处理的人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完全略过不提。在我所讨论的人物中，我只提到看来是与他们的生平以及他们的社会背景有关的东西；有时候，我甚至于把某些本身无关重要的细节也记录下来，只要我认为它们足以说明一个人或者他的时代。

最后，对研究我的庞大题材中的任何一部分的专家们，我还该说几句辩解的话。关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我的知识显然不可能和一个研究范围不太广泛的人所能知道的相比。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兹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末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断范围以外的东西了。斯巴达对于卢梭的影响、柏拉图对于十三世纪以前基督教哲学的影响、奈斯脱流斯教派^①对于阿拉伯人以及从而对于阿奎那的影响、自从伦巴底诸城的兴起直到今天为止圣安布罗斯对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影响，这都是一些只有在一部综合性的历史著作里才能处理的题材。根据这些理由，我要求发现我对于自己题目中某些部分的知识显得不足的读者们鉴谅，如果不需要记住“时间如飞车”的话，我在这些方面的知识本来是会比较充分的。

本书得以问世要归功于巴恩斯(Albert C. Barnes)博士，原稿

① 即景教。——译者

是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恩斯基金讲座而写的，其中有一部分曾讲授过。

正如在最近十三年以来我的大部分工作一样，我的妻子巴特雷西亚·罗素在研究方面以及在许多其他方面都曾大大地帮助过我。

伯特兰·罗素

英国版序言

如果要使本书免于受到多于其所应得的严厉的批评（毫无疑问，严厉的批评是它所应得的）的话，作一些辩解和说明就是必要的。

向研究不同学派和个别哲学家们的专家们，应当说几句辩解的话。对于我所论述的每一个哲学家，莱布尼兹可能例外，都有人比我知道得更多。然而，如果要写一部涉及广泛范围的著作，这种情况就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我们并不是不死的神仙，则凡写这样书的人，其对于书中任何一部分所花费的时间，势必比一个集中精力于一个作者或一个短时代的人所能花费的时间要少。有些对学术要求严格而毫不宽贷的人们会断言：涉及广泛范围的书根本就不应当写，或者，如果写的话，也应当由许多作者的专题论文所组成。但是许多作者的合作是有其缺点的。如果在历史的运动中有任何统一性，如果在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之间有任何密切联系；那末，为了把它表述出来，对前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应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加以综合。一个研究卢梭的学者在正确叙述他和柏拉图与普鲁塔克书中的斯巴达的关系方面可能有困难，一个研究斯巴达的历史家未必就能先知般地意识到霍布斯、费希特和列宁。本书的目的正是要显示这样的关系，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进行广泛范围的考察才能完成。

哲学史已经很多了，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一部其目的与我为自己所定的完全相同。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

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頂多和早先的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們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象和其他方面没有关系似的。与此相反，在真相所能容許的範圍內，我总是試圖把每一个哲学家显示为他的环境的产物，显示为一个以籠統而广泛的形式，具体地并集中地表现了以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員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人。

这就需要插入一些純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如果没有关于希腊化时代的一些知識，就没有人能够理解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如果不具备一些从第五世紀到第十五世紀基督教发展的知識，就不可能理解經院哲学。因此，我簡單扼要地叙述了在我看来对哲学思想最有影响的主要历史梗概；对于某些讀者可能不很熟习的历史，我还作了极为詳尽的叙述——例如，在初期中世史方面。但在这些历史性的篇章里，我已严格地摒除了任何看来对当时和后代哲学沒有、或很少有关系的情节。

在象本书这样一部著作里，材料的选择是一个很难的問題。如果没有細节，則作品就会空洞而乏味；如果有細节，又有过分冗长令人难以忍受的危險。我寻求了一个折衷办法，这就是只叙述那些在我看来具有相当重要性的哲学家；关于他們所提到的則是这样一些細节，即使其本身不具有基本重要性，却有着闡明或使描繪显得生动的性质，因而是有价值的。

哲学，从远古以来，就不仅是某些学派的問題，或少数学者之間的論爭問題。它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就是試圖这样来考虑它的。如果本书有任何貢獻的話，它就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得来的。

本书的問世，应归功于巴恩斯博士；它原是为宾夕法尼亚大学

巴恩斯基金讲座撰写的，并曾部分地在該处讲授过。

正如在最近 13 年以来我的大多数著作一样，在研究工作和其他許多方面，我曾受到我的妻子巴特雷西亚·罗素的大力协助。

緒 論

我們所說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哲学这个词曾经被人以各种方式使用过，有的比较广泛，有的则比较狭隘。我是在一种很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现在就把这一点解释一下。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識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識——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識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辯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問題，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問題；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們在过去的世紀里那么令人信服了。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嗎？如果是这样，那么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心是从属于物的嗎？还是它具有独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統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究竟有没有自然律呢？还是我們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們爱好秩序的天性呢？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

的那種樣子，是由不純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塊微小的東西，無能地在一個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還是他是哈姆雷特所看到的那種樣子呢？也許他同時是兩者嗎？有沒有一種生活方式是高貴的，而另一種是卑賤的呢？還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屬虛幻無謂呢？假如有一種生活方式是高貴的，它所包含的內容又是什么？我們又如何能夠實現它呢？善，為了能夠值得受人尊重，就必須是永恆的嗎？或者說，哪怕宇宙是堅定不移地趨向於死亡，它也還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嗎？究竟有沒有智慧這樣一種東西，還是看來彷彿是智慧的東西，僅僅是極精煉的愚蠢呢？對於這些問題，在實驗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學都曾宣稱能夠做出極其確切的答案，但正是他們的這種確切性才使近代人滿腹狐疑地去觀察他們。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如果不是對於它們的解答的話，——就是哲學的業務了。

你也許會問，那末為什麼要在這些不能解決的問題上面浪費時間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身分來回答，也可以以一個面臨着宇宙孤寂的恐怖感的個人的身分來回答。

歷史學家所作的答案，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將在本書內提出來。自從人類能夠自由思考以來，他們的行動在許多重要方面都有賴於他們對於世界與人生的各種理論，關於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的理論。這一點在今天正象在已往任何時候是同樣地真確。要了解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我們必須了解它的哲學；要了解它的哲學，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學家。這裡就有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人們生活的环境在決定他們的哲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過來他們的哲學又在決定他們的環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這種貫穿着許多世紀的交互作用就是本書的主題。

然而，也還有一種比較個人的答案。科學告訴我們的是我們

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們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們如果竟忘記了我們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我們就会对許多极重要的事物变成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說我們对于事实上我們是无知的事物具有知識，这样一来就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傲慢。在鮮明的希望与恐惧之前而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沒有令人慰藉的神話故事的支持下，我們仍希望活下去的話，那末我們就必須忍受这种不确定。無論是想把哲学所提出的这些問題忘却，还是自称我們已經找到了这些問題的确凿无疑的答案，都是无益的事。教导人們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許这就是哲学在我們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与神学相区别的哲学，开始于紀元前六世紀的希腊。在它經過了古代的历程之后，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羅馬的灭亡，它就又浸沒于神学之中。哲学的第二个伟大的时期自十一世紀起至十四世紀为止，除了象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1195—1250）那样极少数的伟大的叛逆者而外，是完全受天主教会支配着的。这一时期以种种混乱而告結束，宗教改革就是这些混乱的最后結果。第三个时期，自十七世紀至今天，比起前两个时期的任何一个来，更受着科学的支配；传统的宗教信仰仍占重要地位，但却感到有給自己作辯护的必要了；而每当科学似乎是使改造成为必要的时候，宗教信仰总是会被改造的。这一时期很少有哲学家在天主教立場上是正統派，而且在他們的思想里世俗的国家也要比教会重要得多。

社会团結与个人自由，也象科学与宗教一样，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終是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在希腊，社会团結是靠着对城邦的忠誠而得到保證的；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虽則在他那时候亚力山大正在使得城邦成为过时的陈迹），也看不出任何其